

霞关,又看了你一眼

张耀辉

我老家苍南县矾山镇距离霞关镇颇近,过去和现在经马站到霞关购海鲜、看大海、观晚霞是来回矾山时的经常附加项,次数不计,记忆中的几次依然清晰如昨。

首次去霞关是1992年的那个初秋。那时霞关渔港被批准为浙江省对台贸易口岸才一年,实行对台湾渔轮劳务合作,开展对台小额贸易,是浙江省对台开放窗口。同乡学弟C刚从杭州大学英语系毕业分配到位于霞关的苍南县对台办霞关办事处。当时交通不太方便,我在矾山中学前面的老78省道矾马线等了好久才坐上汽车到马站,到了马站又改乘当地的“三匹子”在17公里的马霞路上辗转至霞关。记得那里时已是午后,C带我在海边溜达一下,在一处码头边买了刚刚出水的龙头鱼(俗名水潺),我这才知道水潺出水就死,不是我在矾山想的有活水潺。他拿到单位的一楼厨房(三层民房租来做办公室)烧了二碗粉干。那夜一小房间,两个学友,三瓶啤酒,四面海风,我和他谈天说地,海阔天空。C在那里工作时间不长,后来辞职。大约二三年后,C随着深圳接受万名毕业生工程的政策,只身南下,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去迎接更澎湃的惊涛骇浪。

有一回,我到马站高中参加一个英语教研会,听闻同窗好友J兄主政霞关,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我请假一个半天,搭乘旧中巴车到了霞关。单位的人告诉我他下村去了,留我晚上过夜。我用大半个下午在霞关东走西逛,像考察民情一样,了解打听J兄所作所为。渔民和村夫对他赞誉有加,让我欣喜。我后来向他提及此事,他笑着说,霞关人好,现在还有渔民逢年过节送我自家海货。

某年春季,苍南县组织教研论文评比,全县评委老师集中在霞关一个宾馆集中评审。大家小吃小喝后,沿着建好不久的海堤散步聊天,海风吹拂,涛声阵阵,远近的大小岛屿隐约可见,不亦乐乎。这几年交通方便,不要说到周边乡镇,就是温州杭州,都不用过夜就能来回。我便有点怀念那时的大家集体住宿时的聚会,面对面分享交流的小确幸了。

三年前某天,我带着妻妹一家到霞关游玩。我们几位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走街串巷,拾级而上,抬头看山、低头见海。海边的石头房、明清时期的门楼,不经意间街角还能发现保存完好的伊斯兰或南洋风格建筑,它们风情各异、相互交融,独具韵味。老街上家

门前安然坐着的三三两两老人,老街上方的学校和幼儿园出人的儿童和学生给古老的街巷增添了活力和生机。在那些写着古老地名的小街,感受原汁原味的民间生态。对于长年在福德湾矿工行走的我来说,我发现这里有安宁的生活,也有热烈的律动。同行的70多岁的亲家婆嘱我给她多拍些照片,她状态自然、美好,定格了老街,也定格了岁月。

两年前,文史工作者功清老师带领十几位苍南和龙港同好专程到蒲壮所城做乡土调查,也特地参观了霞关。2018年12月14日,忝列苍南市政协考察168黄金海岸线活动,乘中国渔政大船从龙港肥艘沿海直抵霞关。也像这次(苍南平阳龙港)三县(市)作家苍南行一样,在老街台阶拾级而上的出(入)口处,在大幅的海洋画的墙前,渔民和船舟的铜塑料旁,四十位新朋旧雨在同一个地方拍照留念。花相似,人不同。在这个所谓的疫情时段,我突然忆念那年还在一起,但已英年早逝的一位文友。人事难料,惟愿大家安康,来年再聚,能像现在这样品尝鱼丸,加酸加辣,加或者不加,好好活着,都是人间美好。

这次“三县(市)作家苍南行”活动微信群中有人传上了组织者之一黄怀的作品《霞关老街》,“喧哗和静谧,在木窗和石墙上暗长。一支不知名的花,守着一缕炊烟绽放。朝霞和晚霞,潮涨和潮落,老人和小孩,都是后来的街坊。老街会去向哪里面前的大海,无尽的大海一条游走的龙。”

因为来过多趟,我没去看蜿蜒曲折的港湾,横卧海面的大小岛屿,也没再去涂新的居民楼和各种颜色的外墙,也没向同行叙述山上绿野仙踪般的自然村落大坡和窑洞,不提什么“东方的圣托里尼”浙江文艺范的南方渔港。我一个人缓缓在“五道十八巷”穿行,走过镇下关口述馆、张琴纪念馆、凤冠亭、半书房·在山腰、西巷21号茶馆,看沉淀过富裕与繁华平静的小老街。我看见凤冠头一户人家内两个做手工的女人,一位五十岁出头,另一位说自己八十岁的阿姨。我要拍下她还乌黑的头发、硬朗的身板和看上去依然的年轻态。阿姨用双手掌笑着遮住。那位五十开外的对她说,“人家拍,你就给他拍吗?你还不老,还蛮好看”

哦,我真爱这样的霞关,人间的霞关,温润的霞关、饱满的霞关。阿姨啊,你偌放下你沧桑的手,让我再看一眼,定个成像,多好;就像我盼望霞关能自信从容地摊开心怀,面向辽阔,千帆启航,澎湃飞扬。

而我来来回回,算是过“关”?走过山山川川,我终见人生海海。

蒲城城头的大榕树



李士明/摄

庄千慧

饱览苍南蒲壮所城一带的山海大观,如果问,何处视觉亮点能诱发一个人心底最深沉的感触呢?或许,就是显现在城垣上的一种生命活力的启示吧。

那是盘桓于生命意识深处的一颗灵感的种子,忽一日从时空的轮转中坠落于蒲壮所城的城头,不经意间长成一棵枝繁叶茂、浓荫匝地的巨榕。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时光,颠覆了多少生死荣枯,我却相信该巨榕超越了生存的意义,在深层中去印证一种恒常的逻辑,用阅世的眼光去解说古老的城垣周遭斯土斯民面对蛮荒的开拓精神和古城历劫不圯的坚强。

蒲壮所城,地处苍南海滨。沧桑的痕迹,以及拓荒者的精神,在这棵巨榕身上,在这座古老的城垣上,凸显得最为明晰。在这处危墙之上,无水润,无土肥,巨榕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兀自吸纳天地之灵气,摄受日月之精华,已然横生为古城的一处生态景观。你看它绿意盎然散发着自身的勃勃生机,而置身于周围的物象中去观察,还传递着生命理念的喻示。古老的城墙墙体,一块块粗犷的石块裹挟着历史的“包浆”。石缝间,大榕树的根茎像铜铁嵌嵌般铸入墙体,一种生命的张力,游走在浓荫下的每一条墙缝间,突起于平展的墙面。这种木和石结合的蟠屈皱褶,使人想起沧桑老人,想起顽强的拓荒者的躯体四肢,青筋突起,手肘足趾……这里似乎有来自岁月洪荒的力道在此凝结使劲,又或是这一条条树根,如拓荒者张开的刚劲的手指,擎举着大石垒墙筑城。此时,人们似乎难以厘清是大榕树吮吸了城垣中的养分得以生长,还是古城得力于大榕树的根系的维系得以巩固,只是觉得在两者的相互交缠中,形成一股巨大的同心合力而构筑了古城的坚强、雄壮。

蒲壮所城,当地人又叫它蒲门,和我东南海滨诸多借用会意概念的地名一样,人们一看这个“蒲”字,便会联想到古代江滨水滨蒲草丛生沼泽绵延的景象。近乎苍茫的情境,确实是当年地处浙南海边的马站、蒲城一带的自然生态写照。这种斥卤之地,乃至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可以让后人推求到效法断发纹身年代的野性创造力——有遥远年代的先民,他们施展着古榕的根茎般枝曲节的身手,垒石筑城。同时,从城郭功能的家园主体意识之下,开荒垦地,整治田园庐舍,力耕稼而实仓廩,兼谋渔盐之利以图生存繁衍。于是,众志成城,筚路蓝缕,他们从少年,到青壮年,到老年,一代人,两代人……他们信从“天行健”的生命毅力,一身汗水两腿泥,烈日风霜,披星戴月,那一尊尊尊重的脊梁,那一张张黝黑的面孔,或在步履蹒跚中肩抬手扛,或在吃力的劳动中呐喊出阵阵助威的号子声还兀自带着兴奋,那一身雄健的筋骨,却也像百年之后的当今岁月里,这棵巨榕那扎进墙体的虬枝曲节的根茎,似在诠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含意……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以象取义等引申概念决定了人们对某种现象的认识。蒲壮所城城头的木与石的盘结所产生的意象的融结,似乎象征某种人格特征,乃至赋予人们特有之个性,诚如《正气歌》所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者也。而在历史的延续中,这种融结具有天长地久的生命活力。蒲城,这座在抗倭斗争中岿然耸立的城池,这座在一次次台风、洪水中傲然不倒的高墙,在岁月的迁延中,一种意象融结的颠扑不破的精神灵性,所演绎的一种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法则,灌输于域内的生命躯体,每到紧要时刻,其勤劳、顽强、砥砺奋斗的精神本色,其生命的气质,便会在生活中随时显现。

记得有那么一次并非是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在普通的农事中,使这种精神气质得以发挥。

那是2013年的10月份,“菲特”台风袭来,蒲城脚下,田园被淹。当地农家种番茄成产业,刚刚栽下不久的番茄苗被淹烂死。要补种,就在这两三天时间内。农时就是命令,季节不等人。台风过后的大地,闷热如蒸笼,当人们行走在田间小路上,正午酷毒的日头下,南方的湿热如熏,汗涔涔使人畏葸。而蒲城、马站的种植户们,高挽衣袖裤腿,躬身于田间,在泥巴粘着锄板的田垄上开垦、施肥、补种……这场劳作,虽然不须像对付泰山压顶般用爆发青筋的手足去用力支撑擎举,不须用挺拔的脊梁去负重,但见他们个个紧皱眉头皮肤里如榨汁般渗出的汗水,透过他们沉默的表情,感觉他们不亚于力擎千钧,他们的神态中透着一种坚韧,这种坚韧犹如蒲壮所城头古榕的根柢上力的深沉。古榕的根柢穿行于坚厚的城墙,有如大自然的经络附着于骨骼,这其中有力量的传输,有意志、精神的注入,民众的身心从这一精神法源中求得默契,获得声气,便有使不完的劲,便恒思奋进不畏劳苦艰辛,像应对“菲特”台风而抢种作物,也是一种精神特质的体现,为了田园不致荒芜,为了创造美好生活,他们的身心无比坚强。



苍南旅投供图

我与矾山

□朱慧星

爬上七十五岁的高岗
纵览迷雾云烟一看到
鹤顶山脚流出的小溪
穿透小小的平原
一路丁丁当当,
呼喊着两岸的春花秋月
还有学校厂房一一
哗啦啦冲向企龙壑
下面的钟潭还有上港湾……
这就是生活,顽固又简单。
一一能说什么?
有过辉煌也期望灿烂
因为!还有明天。

玉苍山云雾

□林洪海

有时像洁白的围巾
一圈圈缠绕着巍峨的山峰
晨曦婀娜多姿,变幻莫测
像波澜,在山腰荡漾
山溪蕴藏着无穷的想象
风把它带入如痴如醉的境界